

# 为桑梓乡亲立传

读《韶山冲往事》

湛郢文

翻开韶山籍老作家张步真先生的《韶山冲往事》(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),凝视着封面上被一片浅浅的蛋清绿包围的、那个被亿万人所崇拜敬仰的小山村,心中充满了期待:这本一定是记载伟人少年时期的奇才异志,抑或是他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后来发觉预测有误,作品写的却是一些世代为邻的乡亲们:具有高超手艺的佑木匠、乡村花鼓戏艺人李哥、与润之先生诗书往来的小学老师端甫先生、善灭白蚁也能占卜的漱清大阿公……

当然,这些人物又无不与一位伟人——毛泽东密切相关。他们或是乡邻,或是师生,或是同学、亲人。由于这种特殊关系,新中国成立之前,毛泽东的革命经历,与乡亲们也会有关联;新中国成立之后,乡亲们做客菊香书屋,又无形中将社会的最底层与最高层,奇妙地糅合起来了。于是,整个一部中国革命史,包括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寻求真理,到后来带着他的霞姑回到韶山建农会、办夜校,再到新中国成立……历次国内政治经济大事,全都从这些主人公毛泽东的交往中,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。

而他们的故事,又都是发生在韶山冲这个特定的地域,生活画面十分广阔,故事头绪纷繁。这就给作者如何驾驭题材,带来很大的难度。这时我想起《史记》中的人物传记。上至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,共三千多年历史,都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呈现的。写人物即是写历史事件,写“奇人”即是写“往事”。《韶山冲往事》作者显然是从太史公的著作中汲取了营养。从微观层面入手,写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,而着眼点则在表现那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如此,

作品也就有着独特的文学和社会学的意义。

本书作者说,他是从《毛泽东书信选

集》中,发现有不少是写给韶山冲乡亲的,其中很多人他都认识,且熟悉。他的父亲与他们更有密切的交往。他记起小时的见闻,奶奶和乡亲们口头流传的故事,又多方查找资料,写作前做了大量准备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,给写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

《韶山冲往事》15篇作品,每一篇都有不同的叙述角度和方式,人物没有雷同。或以韶山冲的山水乡俗烘托人物,或以惊心动魄的场景展开人物故事。有的抓住人物衣着形象,由外至内刻画其特色、灵魂,也有的在解开悬念的情节中描写人物命运……情节跌宕起伏,内容绚丽多姿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所有这些,又都落脚到与毛泽东的独特交往,如众星拱月,从侧面烘托了毛泽东的伟岸形象。

韶山冲乡亲与毛泽东的交往,有几十年的断层,即毛泽东1927年最后一次离开家乡,到新中国成立前。现在是久别重逢。当然,他们的重逢,有的是毛泽东请去北京的,有的是自己进京。还有几位亲友进京,或想请老友给安排上学,安排工作,或找他“告状”的……毛泽东身居高位,但他喜欢听他们讲“我如今难得听到的”实话。毛泽东也曾派儿子回乡拜访亲友,1959年他本人回乡会见故人。种种铺陈,表明伟人不忘乡情亲情,时时刻刻把底层人民挂在心间。各色人物的遭遇命运,都深深地感动读者。当年的社会画面,现在已经成为历史,尽管时过境迁,仍然让人如历其境,如闻其声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!

塑造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,是《韶山冲往事》的显著特色。作品突出乡亲们耿直善良的个性。比如,毛泽东的表兄弟、“老作家”文洞泉,面对着“大跃进”时期砍光树木大炼钢铁,插秧搞密植“挨挨寸”,忧心如焚,敢于抵制,也敢于进京“告御状”。颇有名气的佑木匠,机智灵活地在白匪的眼皮下掩护了毛泽东,然后将自己仅有的五十块光洋赠给他,解放后佑木匠却不居功,不求国报。漱清大阿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《政治周报》,发表过不少切中时弊观点犀利的好文章,大革命失败回乡后,仍酷爱学习,成了多面手。帮人家治白蚁,可以名正言顺地收钱,他却不收;占卦敬神,明明是骗人把戏,他也乐而为之,还收钱。解放前他写对联诗歌骂高官,解放后他也敢于抵制个别干部的错误工作方法……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,其实并不矛盾。大阿公心中有杆秤:做人要诚实,仁义,要实事求是。

《韶山冲往事》塑造了三十多位风采各异的人物群像,把文史熔于一炉,建造了一座小人物的精彩画廊。

作家张步真把这本书定位为乡土文学,因为他本着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的原则,补充了很多生活细节。我却觉得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之初,也曾广泛进行田野调查,搜集流传于民间的异闻口说,既增强了历史人物的形象,又提高了著作的传信价值。《史记》里有许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,但从没有人怀疑它是历史著作,反而成了史书的典范。

《韶山冲往事》学习借鉴这些手法,为桑梓乡亲们立传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收获。

## 问得有理

冰静

什么是“学问”?勤学好问,穷其究竟,这就是学问。

大家应该还记得钱学森之问:“这么多多年培养的学生,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?”多年来,钱学森之问牵动着方方面面的思考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“试答”。他从自己求学的亲身实践中得到了几点认识:之一,他认为自己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,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。他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时曾一度跟不上班,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,还是应试教育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帮助他克服了困难,恢复了信心。之二,中国的应试教育保证了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,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,这种训练可让学生终身受益。之三,应试教育所赋予的理念,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。之四,很多学者认为,中国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。这就是中国教育“均值很高,方差很小”的现象。

曾几何时,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沦为一种以升学为唯一目的、围绕应考科目去开展学习活动的片面选拔和淘汰教育。多年来,都在用力把应试教育转化为素质教育,结果是“素质教育轰轰烈烈,应试教育扎扎实实”,而其转化则陷入“进一步,退两步”的尴尬中。为什么?应试教育能够“转”而“化”了吗?从小学到大学,小考大考、周考、月考、期考、年考,层出不穷。哪个老师、哪个学生敢不“应试”呢?甚至至于,中考、高考竟发明了家长陪读的“盛事”,难辞不肖之咎。

施一公先生谈到的“均值很高,方差很小”的人才选拔,中国未来创新驱动和高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所需要的教育,就是素质教育,即人的全面发展

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、文化素质、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、协调发展。文化素质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,这就得靠施先生所说的应试教育来完成。

智商做事,情商做人。应试教育需要智商的观察力、记忆力、想象力、分析判断力、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,也就是认识客观世界并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素质教育所造就的情商则表现为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,对生命的意义的探寻和追问。有了使命感和大视野就能做个好人。

再说学者颜宁之问:她参加博士生推免面试时提出一个问题: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,你已经功成名就、资源充沛,那么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?或者说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,你能解答或者突破,就觉得今生无憾了?问了20多位同学,没有一位的回答让她“眼前一亮”,大都一脸茫然。

颜宁之问提醒我们:追求梦想虽是个人行为,但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实现;有了公正、合理的社会环境,才能保证每个人,无论贫富贵贱,都有条件、有能力去实现梦想、追求幸福。

一脸茫然的博士们,请清醒头脑,放出眼光,面朝诗和远方。

忽然想起,贞观十二年,唐太宗对身边大臣之问:“创业与守成,哪个难?”房玄龄答:“建国之前,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,还是创业难!”魏征则说:“自古以来的帝王,莫不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,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,守成更难!”

唐太宗理解房玄龄与他共同打下江山,出生入死和创业的艰难,也懂得魏征与他共同安天下和守成更难。此乃平衡的政治智慧。

不论是钱学森之问、施一公之试答,还是颜宁之问,他们的头脑、眼光和心智,都在关注唐太宗所说的创业与守成的问题,问得有理。

## 感同身受

《芜斋曲》



唐普元

我的藏书寥寥,而陈维昌老弟创作的《芜斋曲联》,则置于书架显眼处,一是便于取来翻阅、学习,二是因为同病相怜、感同身受。

“芜斋”者,无房也。我于1971年底从河东电校调到河西湘潭日报时,承蒙社领导关照,让我一家四口,住上了李家大屋屋场的干打垒房,靠塘边,1间半,用修防空洞挖出的泥巴筑成的。可惜我文笔拙劣,不敢想要写诗圣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也休想写出身边奇才的《芜斋曲联》,仅凭烂记性拼凑出一些片段。

那时,陈常伟、崔炳林两位师傅都是我家邻居,他俩常帮我家糊墙、堵漏。弄不好泥巴塘岸开个大口子,装得了细猫细鼠。挨塘边的墙,那天倾斜了,我向上反映,不管用。我堂客一天晚上走出门喊:墙塌了打死人,你们要负责呀!这才有人动真格,用一块木板顶住墙,朝塘边斜撑了一截小杉树。那天半夜,我睡得迷迷糊糊,突然感到腋下热乎乎的。开灯一看,我三魂七魄飞到九霄云外去了!一只大老鼠,舒舒服服躺在被窝里!一日遭蛇咬,十年怕井绳,有时做梦梦见老鼠。

多年没逛李家大屋了,不知变化如何。别梦依稀忆逝川,故园三十几年前。相逢一笑泯寒暖,王谢燕巢雏鸟眠。

据说,维昌兄弟近年在河东福地购置了新套间电梯房,三代同堂。老夫翘首拜读《芜斋曲联》续集呢。而我这个毫厘之人,还住在老旧小区六层楼上,出门靠人搀扶,爬上爬下,不晓得要爬到哪一天。

## 浴火重生百亩湖

刘义彬

湘江在流经湘潭城区时画了一个标准的半圆形,被江水围在里面的这一大片土地属于岳塘区范围,而百亩湖正在这个半圆形区间的中心位置。

百亩湖一头大一头尖,狭长而有些弯曲的水面极像一条即将变成青蛙的蝌蚪,头朝东,尾朝西,悠闲自在地游弋在百亩湖公园的中心。

走近百亩湖边,迎面进入眼帘的是清澈而碧蓝的湖水、干净整洁的木栈道和精致的小桥、围栏。一条宽约三米的环湖生态绿道,串联起大面积的树林、草地、广场和湖中绿岛。

百亩湖的水边是原生态的土坡、草皮和垂柳,还有茂密的杜鹃花丛,与野外所见的自然湖泊感觉没有多大区别,流露出一种不加修饰的野性和粗犷之美,如一首唱响在耳边的陕北爱情民歌。

水里长满了一种叫再力花的水生植物,与美人蕉有些相似,大片的顶片翠绿而鲜嫩。往中间的湖面上,躺着好几个睡莲品种,圆圆的大叶片浮在水面,散发出嫩绿的光泽,有几朵粉白偏黄的莲花

星星点点地开着,清新而雅洁。几只鸟儿在湖心嬉戏,让人觉得这世界如此静好。

这里是湘钢的一部分,西、南两面是湘钢的厂区,东、北两面是工人的宿舍区和商务区。湖边时不时有携手的年轻恋人或牵着小孩的老人,从湖边步道悠然走过。沿湖的北面往西走,右手边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和一个篮球场。

此时的水面在渐渐收窄,成一条稍宽的溪流,往北边延伸。不久之后又忽然豁然开朗,小溪膨胀成一个大水潭,碧蓝的水面显得宁静而悠闲。潭边一只被惊的翠鸟,箭一样射向湖的对岸。之后,水潭再缩小成一条溪流,往西北方向深入市民生活区,再缓缓流向湘江。溪流的两岸,自然生长着有些年代的高大植物,槐树、梧桐、板栗、柚子等。

湖边游人越来越多,大多透着心旷神怡的表情。但他们可能无法想象,这座名叫百亩湖的生态公园,几年前是个什么样子。

七年前,这里原是一个垃圾成堆、臭气熏天的大鱼塘,污水一年四季排往下面的爱劳模。随着周边居民房屋剧增,爱劳模成为生活污水排放的主渠道,两边常年垃圾漂浮,水体黑臭现象十分严重,成为市民投诉尖锐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。

2016年7月,湘潭市正式启动百亩湖公园建设。至2019年底,百亩湖被改造成了一座集娱乐休闲、水质净化、气候调节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湖,填补了湘

钢集团附近没有公园的空缺。

随后,湘潭市又启动了百亩湖下游爱劳模黑臭水体治理项目。在全长约2.68公里的渠道范围内,将各类生活生产污水集中调入河东污水处理厂处理,达标后才能排入湘江,从根源上破解了“黑、臭、脏”的治理难题。渠道周边原来坑洼的水泥路,也被统一改成了沥青路,解决了困扰附近居民的出行问题。

一年四季,百亩湖边总这么绚丽多彩,新栽的很多水杉、银杏、紫薇、栾树、垂柳、樱花、桂花等品种都已成型。周末的时光,湖边树下到处是悠闲垂钓的人。公园外面的停车场几乎停满了小车,周边居民来此休闲娱乐、放飞心情已成常态。

游人中,有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湖边指点着什么,其中有一位我所熟悉的知名环保志愿者,于是和他随意聊起来。原来,他们正在百亩湖和爱劳模边开展常态化巡视,将所发现的环保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,并督促执法部门进行整改,以确保百亩湖水系能维持长期的清洁环保。我由衷地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。

浴火重生的百亩湖,见证着岳塘区的繁荣、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,承载着几代湘钢人对品质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这座充满野性和阳刚之气的湖,正被他身边数以万计的市民小心地呵护着。